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資料

歐陽山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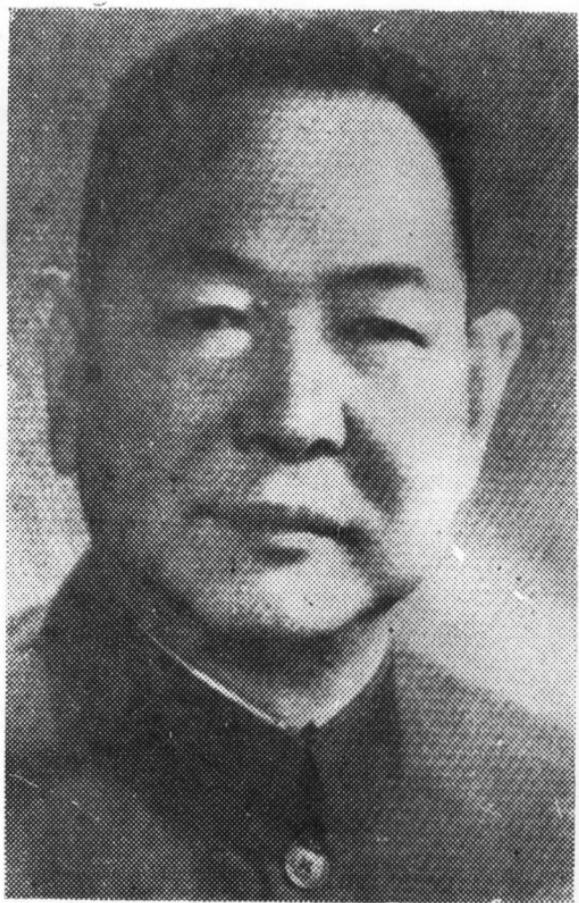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欧阳山专集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欧阳山同志

前　　言

(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是参加协作编写的二十所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学、科研内部参考用书。

(二)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协作编写的单位有：山东大学、山东师院、广西师院、上海师大、上海戏剧学院、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大、华中师院、江苏师院、扬州师院、沈阳师院、河北师大、杭州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院、浙江师院、徐州师院、福建师大等二十所院校中文系。

(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拟分批编选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专集。一九七九年计划编印的有：

马烽、巴金、王汶石、王愿坚、艾芜、田间、老舍、冰心、刘白羽、孙犁、沙汀、李季、李准、杜鹏程、陈残云、张天翼、何为、周立波、周而复、杨沫、杨朔、玛拉沁夫、欧阳山、贺敬之、草明、柳青、闻捷、赵树理、姚雪垠、徐迟、秦牧、峻青、茹志鹃、夏衍、郭小川、郭沫若、郭风、梁斌、曹禺、臧克家、魏巍等作家的研究资料专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天安门诗抄》、《于无声处》、《丹心谱》、《甲午风云》、《江姐》、《刘三姐》、《红岩》、《红日》、《林则徐》、《林海雪原》、《杨开慧》、《阿诗玛》、新民歌、《霓虹灯下的哨兵》、

《豹子湾战斗》等作品的研究资料专集；

《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包括郭沫若等近百位作家）。

（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各专集，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1）作家传略；

（2）作家的生活与创作；

（3）评介文章选辑；

（4）作家著作目录和作家作品评论目录索引。

（五）茅盾同志为本书封面题辞，有关作家为本书提供了宝贵资料，许多同志给予热情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六）本专集由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林炳铨、吴锡麟同志编选。王维巍、陈舒同志参加了修订工作。

（七）由于水平所限，时间仓促，错误缺点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五月

目 录

一、欧阳山的生平与创作

欧阳山传略	林炳松整理	(1)
《你去吧》序	罗西	(17)
我与文学		
——《七年忌》代序	欧阳山	(18)
《生底烦扰》序	欧阳山	(29)
我的苦心		
——《失败的失败者》代序	欧阳山	(34)
抗战的意志		
——《给予者》序	欧阳山	(44)
我写大众小说的经过		
——《流血纪念章》序	欧阳山	(52)
关于“新”现实主义	欧阳山	(59)
一九四一年文艺趋向的展望	欧阳山	(60)
马列主义和文艺创作		
——文艺思想性和形象性漫谈之一	欧阳山	(63)
创作短小形式作品的重大意义	欧阳山	(66)
《高干大》再版序言	欧阳山	(72)
懂事·知人·善于假设	欧阳山	(74)
生活无边		
——纪念《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欧阳山	(77)

- 应该有浪漫主义精神 欧阳山 (81)
《一代风流》序 欧阳山 (86)
欧阳山谈《三家巷》 (88)
欧阳山同志谈语言的学习问题 (文摘) (94)
谁反对前途似锦
——为重印《前途似锦》致读者 欧阳山 (97)
《三家巷》《苦斗》再版前记 欧阳山 (99)
光明的探索 欧阳山 (105)
文学生活五十五年
——在日本东京读卖大礼堂的演讲 ... 欧阳山 (129)

二、评介文章选辑

- 《七年忌》读后 秋明 (139)
欧阳山的《高干大》 雪峰 (151)
评欧阳山的《高干大》 竹可羽 (155)
《高干大》的艺术成就 杜埃 (164)

《前途似锦》的现实意义 王积贤 (175)
读《前途似锦》 于逢 (180)

碧血千年红 红花此日春

- 《红花岗畔》读后感 昭彦 (186)
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 (节录)
——评欧阳山的《乡下奇人》 茅盾 (192)
题材·讽刺·风趣
——兼谈欧阳山的短篇小说 黄伟宗 (196)
漫话《金牛和笑女》 谭志图 钟逸人 (205)

我们以文学上出现区桃、周炳这样的英雄人物
形象而自豪

- 读《三家巷》……………王起（211）
众山拱伏主山尊
——谈《三家巷》的民族特色………高风（225）
洗炼而精粹的语言
——二谈《三家巷》的民族特色………高风（230）
革命春秋的序曲
——喜读《三家巷》……………昭彦（236）
《三家巷》人物塑造及其他（综合报导）
……………《光明日报》资料室（246）
复杂的艺术形象
——论周炳……………江石芬（254）
论《苦斗》的思想和人物……梁水台 余素仿（260）
《苦斗》的艺术特色……………庄擎 黄葵（266）
文艺创作如何表现时代精神
——从《苦斗》引起的一些意见
……………《羊城晚报》记者（274）
周炳形象及其他
——关于《三家巷》和《苦斗》的评价问题
……………蔡葵（279）
关于周炳形象的评价问题
——与蔡葵同志商榷……………缪俊杰等（296）
关于《三家巷》《苦斗》的讨论情况简介
……………《作品》资料室（319）
《三家巷》《苦斗》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感情
的腐蚀性的作品……………谢芝兰（342）

一篇颠倒黑白的反面教材

——评“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一篇

黑文《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的反动作品》

.....黄培亮等（358）

附录：

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的反动作品

——评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及其“来龙去

脉”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371）

三、欧阳山著作系年目录（385）

四、评介文章目录索引（414）

一、欧阳山的生平与创作

欧阳山传略

林炳铨整理

—

欧阳山同志，原名杨凤歧，1908年12月出生在湖北荆州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里，出生才几个月就被卖给姓杨的人家。养父是个小职员，常常失业，赋闲在家，曾到北京、西安、镇江、上海等地谋生，欧阳山从小就跟他到处奔波，四处流浪。这种穷愁潦倒、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欧阳山接触过很多下层社会的穷苦人，开始认识了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生活基础。

从青少年时代起，欧阳山就广泛涉猎文艺作品与其他科学书籍。小时候，“用那在私塾里断断续续地学来的文字的知识，读《封神榜》、《三国演义》、《肉蒲团》，和其他一百几十种石印的神怪武侠小说、淫书”（《我与文学》），有时也看些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少年杂志》和童话。十四岁时，从读《瓦司刺虎记》开始，牛吃牡丹似地咀嚼过“林译丛书”一类的小说几十部。进了中学以后，心理学、哲学、美学、生物学，尤其是文学等初步读物，成为他的强烈的嗜好品。这期间，他读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如鲁迅、郭沫若、叶绍钧、郁达夫、冰心、高尔基、屠格涅夫、巴尔扎克、莫泊桑、契诃夫、歌德、哈葛德等。国外文学中哈葛德的作品读得最多；最早则爱好屠格涅夫，尤其是他的《处女地》；而高尔基对他影响

最大。这些为他后来的创作在文学修养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欧阳山就学于广东高等师范附属师范初中班。在伟大的“五四”运动思想启蒙感召下，他十六岁时，就开始了创作生涯。他从切身的体验中，“觉得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在贫苦的生活中挣扎是极不合理的”（《光明的探索》），他们没有出路，没有希望，前途十分渺茫。欧阳山生活在这些贫困、痛苦、屈辱的人们中间，和他们一起发愁，一起悲伤；又从他们身上发现高尚的人格、纯洁的灵魂，以及见义勇为、自我牺牲的义烈行为……看到这一切，就逼着他企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把它真实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对现实生活的痛切感受，燃起了他创作的欲望：“第一次在匆忙混乱，带着机械性的反拨里，被挑开了对人生的过分的警惕；而在脑髓象熔了的石浆般喷起热的泡沫时，浮露起一闪便消逝，迅速得象梅花鸟小小的红色影子似地，对于文学的模糊要求来。”（《我与文学》）于是，他就“带着忧郁的，怀疑的浓厚色彩，接受了稍稍能吸取虚伪的慰安的，有毒素的玄秘性的东西，而写出了曾在当时《学生杂志》发表的，极其幼稚的小说：《那一夜》。”（《我与文学》）他说：“对于一个带着怀疑和被征服的不安度日的青年，黑夜是需要的：由于它底暧昧与神秘，我底暴躁刚愎的灵魂找到躲藏的地方。我甚至以为真理真正躺在它的怀里……”“其实那是我的耻辱，拿自己幼稚可笑的悲观底分泌物，把整个世界涂成一种空虚的丑相罢了”。（《我与文学》）

1924年，他的处女作《那一夜》（笔名凡鸟）在上海的《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此后，又连续发表了许多小说与速写。这些作品从一些侧面反映了当时动荡黑暗的社会，诉说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忧郁、苦闷与革命幻想，表现了

作者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对丑恶现实的憎恨。同时，也留下了他创作思想演变的辙印：从相信“为艺术而艺术”到逐步接受“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从追求人性解放、自我表现，到反映社会上贫苦人民的生活与命运。当然，作者仍然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发出一种不平则鸣的呐喊；至于他们的出路何在，作者也还处于探索之中。

二

当欧阳山在创作道路上刚刚起步的时候，求知欲望日益强烈。他渴望读更多的书，他迫切寻求一个文学上的引路人，切望得到鲁迅先生的指教。于是，1925年夏天他到了北京。不料，“五卅”惨案发生后，随着省港大罢工，他养父在香港失业，他经费来源断绝，于是又折回广州。在广州虽说继续读书，实际上更多时间是参加省港大罢工的革命活动：一方面到韶关等地做宣传工作，另方面帮助罢工工人办夜校，给他们上课。由于他参加了学校的“择师运动”，1926年寒假校方以所谓“操行不良，难期造就”的借口把他开除了。此后，他到北伐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先后当过中尉、上尉、少校宣传科员和少校编纂股长，同时坚持文学活动。1926年4月，他约了赵慕鸿、冯慕韩等十几个同学、朋友，组织了“广州文学会”，出版《广州文学》（周刊），担任主编。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残了》（笔名罗西）就发表在该刊上。这时他才18岁，不仅初露了文学才能，也显示了组织才干。不久，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到广州中山大学执教。他在郭沫若的鼓励和帮助下进了中大当旁听生，半年后，郭沫若参加北伐工作，他也不再去旁听，就专

心搞创作。

1927年1月，正当欧阳山这批文学青年被文学与革命如何结合等问题难住的时候，鲁迅先生到中大任教。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与鼓舞。鲁迅每次讲课，欧阳山不管课堂多挤，自己多忙，都一定去听，每一堂课都使他深受教育与启发，认识到文学作品必须真正地揭露与打击社会上的黑暗势力，文学的作用在于激发革命的行动。在鲁迅的鼓舞与支持下，他们在“广州文学会”的基础上组织了“南中国文学会”。在1927年3月14日的成立座谈会上，鲁迅莅临指导，解答了许多疑难问题，帮助他们认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革命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勉励他们多接触社会上各种人物，多写作品，多读有益的书，支持他们办《南中国文学》杂志。不久，国民党发动了“四一五”大屠杀，由于“南中国文学会”成员原来观点就不一致，再加上这个政治变动的影响，这个文学组织的活动与它出版的杂志也就停止了。1927年7月底，广州一片白色恐怖，鲁迅在这里发表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意在借古讽今，影射国民党大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欧阳山为这个著名的讲演作纪录，后经鲁迅修改发表。这期间他经常到鲁迅寓所求教，直到鲁迅离开广州去上海为止。

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的阴霾。欧阳山感到令人窒息的重压和苦闷，他觉得在广州不但不能干革命活动，连文学创作也无法进行，于是在1928年初，到上海去。这时他的长篇小说《玫瑰残了》已由上海光华书店出版，他想到这里碰碰运气。谁知在上海求生无门，只好又去南京。在南京，他埋头写作，把稿子寄到上海的书

店求售。不久，又回到上海。为了维持生活，他拼命地写作，两年间连续出了七八本书，开始成为职业作家。

这期间，中国的“普罗文学”运动已在上海展开。这场激烈的论争给欧阳山以有益的启示，他接受了“普罗文学”的口号。但是，他还没有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也不甚了解，所以对这一口号只是从概念上接受而已。

1929年下半年，“风云突变，军伐重开战”。这场战争对上海出版界打击很大，书店不收稿件，欧阳山的生活也随之陷入困境。1930年，他应南京拔提书店聘请到该店当编辑。这时他从军伐混战中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但也彷徨、苦闷，感到革命前途渺茫，搞文学也没有出路。后来，他结识了张天翼等人，便和他们谈论中国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为了寻求真理，探索光明，他开始阅读当时公开发行的为数很少的马列主义小册子，和英文版的美国共产党机关报《新群众》，以及一些介绍苏联社会和文学的书籍，如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等。他们还办了《幼稚》周刊（欧阳山任主编），就利用这个刊物登刊他们的作品和评论，发表对中国文艺的见解。经过这阶段学习之后，欧阳山的思想有所提高，创作题材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1931年发表的描写工人斗争的长篇小说《竹尺与铁锤》就是一个标志。这时期，他还经常和那批青年人讲革命，谈理想，共同寻求光明的未来，但他们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仅是在知识分子和文学的圈子里对光明进行了一种探索而已。

南京阶段的文学生活，虽然给欧阳山精神上以慰藉，但

他更向往上海，在他心目中，上海是革命活动的中心。于是，1930年底折返广州，当了半年的戏院编辑之后，于1931年4月又到上海，在正午书店当编辑，并主编《每月小说》。

三

1931年11月，欧阳山从上海回到广州，一面在大德、中华两戏院找个编辑职业，一面积极开展无产阶级文学活动。他跟龚明（原名龚长照）等人发起组织了“广州普罗作家同盟”。这是个秘密的内部组织，对外半公开的组织名称叫做“广州文学会”，出版了《广州文艺》（周刊），他任主编。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何干之主持的“广州普罗文化同盟”。这期间他特别致力于文学大众化工作，提出粤语文艺运动的口号，利用《广州文艺》，连续发表了多篇粤语文学作品和关于粤语文学运动的文章，如《懒理》、《跛老鼠》和草明原作、用罗西笔名改编成广州话的《苏妹怎样杀死佢大佬》，以及因提倡粤语文艺运动而引起争论的总答复：《粤语文学底根据和目的》。此外，还用胡依依的笔名出版了粤语中篇小说《单眼虎》等单行本。这些作品针对反动当局，揭露社会的黑暗，描写劳动群众的痛苦和愤恨，在下层社会中起了积极的影响。欧阳山由于积极开展革命文学活动，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被迫于1933年9月离开广州到上海。从此他改换了笔名，常用欧阳山，有时也用龙贡（共）公、龙乙、龙韵、亦拱、梁戈白、梁韵松等发表作品。

以提倡方言文学为旗帜的《广州文艺》，自1932年9月创刊，到1933年8月停刊，发行了二十多期。欧阳

山当时之所以提倡粤语文学运动，是“企图使新文艺在可能的最短期间内和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大众结合起来，必须有着使他们了解和爱好的充分的作品”（《我写大众小说的经过》）。他认为新文学作品虽然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创作，却不曾为人民大众所阅读，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但他反对把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学传统砍掉，也不同意咒诅新文艺作品过于“欧化”。当时，欧阳山对“欧化”问题的看法也有偏颇，认为“与其恭维新文艺作品已经过于欧化、还不如责备他们还欧化得不够”（《我写大众小说的经过》）。而且认为自己“欧化”倾向的文字是“要补救中国文字的空疏浮泛，以及在运用上的科学性底缺乏，文法上的颠倒简陋”。（《〈生底烦扰〉序》）。然而可贵的是：他发现了新文艺与大众阅读能力不协调的现实问题之后，很快就作了大胆的尝试，接连写了多篇希图为人民大众阅读能力所能接受的新文学作品。不过，他当时强调“文学工作大众化最先而且最主要的是语言的问题”（《我写大众小说的经过》），说明他对文艺大众化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

1933年，欧阳山由广州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并任“文总”宣传部长，在“左联”的小说研究委员会工作。经过党的教育和鲁迅的直接指导，他思想和创作水平日益提高，写了不少题材很好的作品。如描写广东水灾的《崩决》，控诉国民党屠杀暴行的《鬼巢》，纪念沙基惨案七周年的《七年忌》，诅咒黑暗社会生活的《生底烦扰》等等。但是，由于他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过多地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对我国民族的文学传统吸收得很少，这些作品的语言形式和表现手法都存在“欧化”的弊病，因而，削弱了作品的社会影响。

1936年，欧阳山参加了“两个口号”的论争，用龙贡公的笔名著文，拥护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主张。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欧阳山为失去一位导师哀痛不已。欧阳山是在鲁迅作品启示下走上文学道路的，十多年来又在鲁迅亲切的教导和帮助下成长。欧阳山对鲁迅异常尊敬和爱戴，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交往。从1927年到1936年间，鲁迅给欧阳山写过二十多封信。鲁迅在1936年3月18日和8月25日，时已病重，还写了两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十分关心欧阳山及其家属的健康，并以“中国正需肯做苦工的人”勉励欧阳山扎实实地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在鲁迅的治丧活动中，欧阳山不但协助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而且在安葬仪式上，他和巴金等人抬着鲁迅的棺木到达墓地，可见他对鲁迅的感情是何等深厚！欧阳山后来回忆起鲁迅为革命坚韧不拔、鞠躬尽瘁的高贵品质时，激动地说：“鲁迅先生的彻底革命精神，我一生也受用不尽啊！”

四

抗战开始以后，欧阳山辗转在广州、长沙、沅陵、贵州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文化活动。1939年初，欧阳山在周恩来副主席和郭沫若的安排下，到达重庆从事文艺界的抗战工作，并荣幸地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教诲与培养，于1940年由沙汀、吴奚如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他先后分别与杨骚、周而复、张天翼、丘东平合编过《作品》、《人民文学》、《现实文艺》、《小说家》等刊物。他自己还先后担任过“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部长，《光荣》半月刊主编，广州《救亡日报》战地记者，长沙、